

## 三十二

你该你的故事已经讲完了，除了鄙俗和丑陋，都如同蕲蛇的毒液。你不如听听女人的故事，或者说女人讲给男人听的故事。

她说她不会讲故事，不像你，可以信口胡编。她要的是真实，毫不隐瞒的真实。女人的真实。

为什么是女人的真实？

因为男人的真实同女人的真实不一样。

你变得越来越古怪了。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是凡得到了就不珍惜了，这就是你们男人。

那么你也承认男人的世界之外还有个女人的世界？

不要同我谈女人。

那么谈什么？

、谈谈你的童年，谈谈你自己。她不要听你的那些故事了，她要知道你的过去，你的童年，你的母亲，你的老祖父，那怕那些最细小的事情，你摇篮里的记忆，她都想知道，你的一切，你最隐秘的感情。你说你都已经遗忘了。她说她就要帮你恢复这些记忆，她要帮你唤起你记忆中遗忘了的人和事，她要同你一起到你记忆中去游荡，深入到你的灵魂里，同你一起再经历一次你已经经历过的生命。

你说她要占有你的灵魂。她说就是，不只你的身体，要占有就完全占有，她要听着你的声音，进入你的记忆里，还要参与你的想像，卷进你灵魂深处，同你一块儿玩弄你的这些想像，她说，她也还要变成你的灵魂。

真是个妖精，你说。她说她就是，她要变成你的神经末梢，要你用她的手指来触摸，用她的眼睛来看，同她一块儿制造幻想，一块儿登上灵山，她要在灵山之巅，俯视你整个灵魂，当然也包括你那些最幽暗的角落不能见人隐秘。她发狠说，就连你的罪过，也不许向她隐瞒，她都要看得一清二楚。

你问她是不是要你向她忏悔？啊，不要说得这么严重，那也是你自愿的，这就是爱的力量，她问你的是吗？

你说她是不能抗拒的，你问她从那儿谈起。她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有一个条件，你得谈你自己。

你说你小的时候，看过一位算命先生，但究竟是你母亲还是你外婆带你去的你记不很清楚了。

这不要紧的，她说。

你记得清楚的是这算命先生有很长的指甲，他摆开的生辰八字用的是黄铜的棋子，摆在八

卦图阵上，还转动着罗盘。你问她是否听过叫紫微斗数的？这是古代数术中一门高深的学问，能预测人的生死未来。你说他摆弄那些铜棋子的时候，弹动指甲，毕剥作响，挺怕人的，嘴里还叨吟咒语，说什么八八卡卡，卡卡八八，这孩子将来一生有很多磨难，他前世的父母想要领他回去，很难养啊，前世积债太多。你母亲，也许是你外婆问，有什么法子消灾没有？他说这孩子得破相，叫冤鬼招他魂魄时辨认不清。你外婆便趁你母亲不在家的时候，这你记得很清楚，要给你穿一个耳眼，她用一颗绿豆在你耳垂上揉搓，还抹上了一把盐，说是不疼的，揉着搓着耳垂肿大了，越来越痒，可老人家还没来得及下针穿眼你母亲就回来了，同老太太一场大吵，她嘟嘟囔囔，也只得作罢。而你那时候，对于穿与不穿耳眼并没有一定的主见。

你问她还要听什么？你说你并不是没有过幸福的童年，并不是没有拿过你祖父的拐杖在暴雨后积水的巷子里撑着澡盆当船划。你也记得夏天躺在竹凉床上，数一方天井上的星星，找哪一颗是你自己的星宿。你也就记起有一年端午节的中午，你妈把你捉住，用和在酒里的雄黄涂你耳朵，还在你头上写上个王字，据说夏天可以不生疖子，不生疮，你嫌难看，没等你妈写完便挣脱跑掉。可如今，她早已去世。

她说她妈妈也死了，病死在「五七」干校里，她去农村的时候就带着病。那时候，整个城市都战备疏散，说是苏联毛子要打来了。噢，她说，她也逃过难，火车站月台上布满了岗哨，不光带红领章的军人，还有同样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民兵。站台上押过一队唱歌的劳改犯，破衣烂衫，像一群乞丐有老头儿也有老太太，每人背一个铺盖卷，手里拿着瓷缸和饭碗，一律大声高唱：「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抗拒改造，死路一条。」她说她那时候才八岁，不知道为什么傻哭起来，死也不肯上火车，赖在地上嚷着要回家。妈妈就哄她，说乡下比城市里好玩，还说防空洞里太潮湿，再挖下去腰就要断了，不如到乡下去，农村空气比城市里好，也不必每晚再要她替她捶腰。干校里倒是整天同妈妈在一起，他们大人们政治学习念毛主席语录和读报纸的社论的时候，那时候报上总有那么多社论要读，她就可以靠在妈妈怀里。他们下地劳动她跟去在地边玩，他们割稻她还帮着拾稻穗。大家都喜欢逗她玩，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要不是看见梁伯伯挨批斗，站在板凳上被推下来，把门牙都叩掉了，满嘴的血，她还是满喜欢干校的。干校里还种了许多西瓜，大家都买，谁吃瓜都把她叫去，她一辈子也没吃过那许多西瓜。

你说你当然还记得，你中学毕业那年的新年晚会，你第一次同一个女孩子跳舞，你一再踩她的脚，臊得不行，她却直说没关系。那一夜飘着雪，雪花落在脸上跟着就化，从晚会回家的路上，你一路小跑，追赶你前面同你跳过舞的那个女孩——

不要讲别的女孩！

讲你家有过一只老猫，懒得连耗子都不肯捉。

不要讲老猫。那么讲什么？

讲你是不是看过人家，那个女孩？

哪个女孩？

那个淹死的女孩。

那个下放的女知青？那个跳河自杀了的姑娘？

不是。

那么是哪一个？

你们夜里把她骗去游泳，然后又把她强奸了？

你说你没有去。

她说你肯定去了。

你说你可以发誓！

那么你肯定摸过她。

什么时候？

在桥洞底下，黑暗里，你也摸过她了，你们男孩都一样坏！

你说那时候还小，你还不不敢。

她说你至少看过她。

当然看，她不是一般的好看，确实招人喜爱。

她说你不是一般的看，你看过她的身体。

你说你只是想看。

不对，她肯定你看过了。

你说这不可能。

就可能！你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你经常去她家。

那么在她家里？

在她房间里！她说你就撩起过，撩起过她的衣服。

怎样撩起？

她靠墙站着。

你说是她自己撩起来的。

是这样吗？她说。

再高一些，你说。

里面什么都没穿？也没有奶罩？

她乳房才刚刚发育，你说，奶当然隆起，可乳头还是瘪的。

你不要再说了！

你说是她要你说的。

她说她没有要你说这些，她说她不要听了。

那么说什么？

随便说点什么，只是不要再谈女人。

你问她怎么了？

她说你爱的并不是她。

凭什么这么说？你问。

她说你同她作爱时想的是别的女人。

没有的事！你说，她这都凭空而来。

她说她不要听，什么都不想知道。

真对不起，你打断她。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你说那么你听她的。

你故意问她是不是总在干校吃西瓜？

你这个人真没劲，她说。

你求她说下去，保证再不打岔。

她说她没有什么可说了。